

玄覽堂叢書三集

第二十七冊

文選卷之三

卷之三

寫圖雜記卷第六

欽林石

彭閣老議修史

劉廷美以詩取怨

合尊大師

俞養素遇異僧

楊君謹修史

迎月樓夢聯

黃菊並



洲王

錡

元

禹

七寶泉

余家畫

禮部試官

鄒文質見老御史

吳元錡對句

君謹出處

雲林遺事

娼女高三



吳志有鬱林石相傳在臨頓里以陸績居此故擬石在焉

今始得石處乃在安門內北岸軍營之口去城三十六步石

狀如卵高出土者二尺六尺有奇陷土中者可知楊

君謹狀告縣長作亭庇之未果也弘治九年丙辰地按御史樊社移置廢院門叙作亭庇之錫慶老云其土換之而南昨

光福之西五里有西嶺周遭皆山中有水其景絕類杭之西

湖繼地既而滌者甚少山有泉曰七寶其潔甘銘素不

經浚鑿純朴未散其味迨至于惠山虎丘也自倪雲

林飲後其石移其竊意陸鴻漸適當天下之水而獨造

此泉豈因近而忽之耶

本化福彭閣老時高閣老格陳司年鑑會飲于王迨尉渠

家論及前史彭曰唐之新書紀志篇歐文忠列傳屬
宋景文為二手書今館閣書事當刊為一體但未得良
總裁陳徐曰徐元公久聞彭以一學士召之必來必集
彭詢之高、色動而不答二公皆默然而罷蓋高為英宗
之賔徐不救故終銜而阻之陳與徐乃鄉人兼有師生之
好卒然而舉不能無憾且忘高之陳也彭以已立於刊
前賢已卒之典必有人議以徐繼使徐出亦難要其筆
時予之參會每如此可嘆也

余家舊有蘇卷堂藏書甚多皆宋元館閣校勘定本
諸名公手抄題志於左字內有文公先生個目手稿一部

點竄如新又藏唐宋名人墨跡數十函名畫百數十卷乃
玉潤所掌又有聚古軒古藏古銅鼎彝鐘鼎古玉環玦
卮斗方響浮磬之類皆有款志古琴如張惟一天
秋三世雷霜天玉璧夜鶴喚寒松為文房諸具悉皆
奇絕他如刻絲壘漆官窰器畢聚其中乃長兄坦
齋所掌二公最能賞鑑目力甚高絕無賈假客亦能
展玩天順三年遂父仙逝兄亦繼年不二年為回祿所
禍一夕蕩然余棄而不視或有得於煨燼之餘者皆
以高價而售雖石刻如通爐煨連甕山石顏魯公乞米帖
洛翁墨竹賦半篇而已惟綱目稿半先一已宛轉為推勢

所有歸于斯來幸免此患難物之華歆聚散有如浮雲
六由吾為子弟此不肖不克享有為之三嘆

劉遂美金憲珏藩于仕宦惟愛作詩尤精書者景泰天順間
為吳中詩人之最京師號為劉八同年五十歲遂解組歸
化福邢公宥為郡守以梅花求題賦絕句曰歲寒相見
在天涯此色珠光帶露華笑殺玄都狂道士種桃何
不種梅花邢得之甚喜後邢以郡中久荒陂蕩起稅民
心頗怨有以舊詩刺之曰量量沙邊到水邊只留滄海興
天漁舟若過閒洲汝為報沙鷗老浪眠邢聞之為遂美
所作大怒或勸往白遂美曰彼索我何遂美卒公帛祭

皆不往人多非之此詩乃宋人刺賈似道者形不之察耳
丁未孝聞上命尹少保直吳諭漁寬主試多士吳乃南京
已丑科尹所解進士也不出卅年同司文柄頗類宋歐文
忠與王岐公嘉祐中事當時有程邵唱和集共多六人得
詩一百七十二首所取士有蘇文忠公軾文宣公轍兄弟連名
之事傳若後世不知今日二公占諸校所作樂篇得人有如
兩蘇者乎

吳涇全翁乃宋淵聖皇帝之母舅開元五元降封藏國公
學佛于土蕃號金剛大財有子完華六後所叙後元
坐所說法衆衆皆殺之一日全忽夢兩僧告曰我乃趙顯

巖

千丈巖

師子巖

徐鳧巖

石

晏坐石

湧雲石

洞

白龍洞

玉龍洞

護瀆洞

石竇

丹山洞

臺

妙高臺

嶺

雪竇嶺 庇嶺 百步嶺 二十里雲 十八折

林

銜珠林 珠木林

澗

東澗 西澗

泉

瀑布泉 合流 乳竇泉

潭

隱潭 下隱潭

元武宗朝所給以羊皮書女又能言未來事養素惡
求福丹房笑而引指之所迂還洞明儼然別一天地所
貯惟藥石鼎鑪而已以碧青乾泥一塊為贈約重五
斤促養素行遂雙出而歸以泥煎得白金二十餘兩乃
西歸十四年也

吳元錚自幼多遷徙五十三始得官二年即致仕又三年築室
方華因書一對于錚以警子姁曰二十三遷方室以居五十九家
始有今日

楊君鑑病遼室宋三史雜亂無據不足取信用表於之法
班馬之例刊正其書筆削甚嚴謂完顏氏乃中國之敵

罪惡之首必先從事漸及遼宋庚戌四月余得以張確等列傳為篇考覈精深忠耶明白鈞約而多備於舊其太半其得史象之三尺別後每作書從其屬稿而應文見之曰君謨修史固善簡牘浩繁恐不能卒業余應之曰嘗觀其用心一而不雜不似年當殄能子以也因記以驗他日

此等不成併其甚多存之為進二字之可見其不待論外

楊君謨天質穎異文章為當今大家之冠名著天下歲戌戌會試儀制員外郎圖兼與事閭河和人為士子時嘗受提學劉致到欽謀訓戒銜而不愠以君謨為劉致因以重困之適巡官見君謨落筆驟如稱賞許以鼎甲閣

聞之益悲日未曉君猶文章已畢未脫考七之三則遽
奪以卷麾之使出見考皆抱不平而君遂自如也後入試間
落夕如初拂拭愈甚君遂解抗間修少伯徐公孫不
直閭移置君謹於公堂間使卒以夕遊取捷焉君謹三
試皆第十八科場以為奇夕初觀工部政同年閩外
補君謹連任差遣咸克乃事特除歲制主夕與閩為同
僚閩已正席然以長官自處每夕見柳君謹因語
告遊夕日閩省封中情感惜節夕涉四臣又忘君
謹在告誤念其名銘廷刻間不敢將至重罰君謹當連
坐人皆勸夕自白君謹恐累隨憂重因即日入謁以請罪

及皆得釋京中士友咸稱長好而聞終與君適不相能亦
月君適遂告歸往來金山中吳往抵記書修室更
性素喜佛典洞徹三昧有所觸必發於詩率口隨手成
得新趣日以此為樂茲將終身焉今太宰王公素重之
每遣使至蘇必儲錢使以入覲鄉人亦多勸勉卒於四
月乃殯身而往為不為久計至京又有忌者復補舊
職值南宮新被選導官御諸司如未滿人曹多冗不
君適席不暇暖日往禁閑祇候夜宿注門華第以自
適月日晏上疏求免人多驚訝然終始待以異礼是則
不充內閣大臣持薦翰林編修太宰年華國貴之士

辛亥歲十二月八

皆不就末又懇翁章服求歸田里上方以致仕許之乃月
日也既得請即謝上官別親友騎驢南下飄然畧去羈絆
太宰典諺縉紳咸歎羨不已即日遂行至杜駕登太
山絕頂讀先秦碑徘徊四顧而下訪封禪壇明堂基及
訪田^齊諸遺跡而還壬子二月抵家與君謙交好以甲
子方三十又五生處雖古人不及飲邢之饌因畧記其大
致一二以詳俟祝希哲諸君儲之

趙子昂至揚州迎月樓趙家所主求作嘉應題之曰嘉鳳
閣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所家以紫雲壺奉酬
倪雲林潔病自古所無晚年遊地于光福徐氏百同

游西崦偶飲七寶泉愛其美徐命人日汲兩担前桶
以飲後桶以濯足家去泉五里年久其半年不倦雲林歸
徐往謁泉以法秘閣懇乞得入偶出一唾雲林命僕遠
閣覓石唾處不得因自覓得石桐樹至根處命扛
水洗以樹不已徐大慚而出石不懷如此後家新督往
游江陰有習里夏氏館之所存大不如此因染痢職
不可近卒夏以小棺葬于近地以墓高厚後合偁
雲林為太祖授溷廁中死盡惡其大潔而誣之也其
遺址今為周濟廣所居濟廣墓如石詳

松江黃菊莊先生素不遠遊景泰三年乃與蔣黃門偕

臣姑蘇年已八十邀余同吊張氏墳塋謂吳泰伯伍行人范
文正諸祠學宮書院歷覽迨遍每至則躊躇不能言默
有題詠但不肯示人余苦索之終不出別後偶於周道驂
編修家見其詩稿篋笥滿散皆隱姓之迹然其為人
前輩風致可景也

京師娼女高三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見之屬意因與
狎於廢宅也侯去捍北邊者數載高即自誓謝客天
順元年侯為石亭所忌奏以鴛鴦陷土木時候坐視不救
為不忠邪逆命斬于市親戚故舊更無一人往弔獨高
素服往哭甚哀侯刑畢親以舌吮其血仍用絲連